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九回 賑饑荒廉官請獎 謀伉儷貪守遭鬧

且說妙姑被神將送回家內，每日習的曼師道術，柳兒亦學了好些。當下接見月君，喜溢眉梢。妙姑問問天書長短，月君略說了數語。曼師道：「如今燕王正在北方起兵，快快的招軍買馬，殺他娘去！」鮑師道：「依著你說，不過為做草寇。還須待時而動，豈可造次！」曼尼笑道：「皇帝也有草寇做起的。」月君道：「二師之言都是。總要處地以待時，這個彈丸城內是行不得的。現今這些家產財物、僕從侍女，總為此身之累，先要擺脫的擺脫了，安頓的安頓了，然後可以圖事。」鮑姑道：「這話是。」因購買一所半村半郭的屋宇，改造起玄女道院來。正在興工，卻有公差持縣主名帖到門，老僕即便傳稟。月君端坐廳中，喚進面訊。公差見月君貌如仙子，威若天神，只得打個半跪，稟道：「縣主因今秋莊稼先遭亢旱，又遭冰雹，窮民乏食。先自捐俸，再勸紳衿協助，救濟災荒。素聞夫人好善，特命下役持柬叩稟。」月君道：「合縣紳士共助有若干了？」公差道：「只自許著登記於冊，總算有百金，也濟不得事。又無別項錢糧可動，縣主甚是焦心。」月君道：「覆上縣公，不必去勸紳衿。總是合縣災民，我當一人賑濟。每戶應發銀若干，給與鈐印官票，填注銀數，令饑民竟到我宅上，照票領銀。也要論其人口之多寡，加減合宜。寧可使之有餘，不可使之不足。在何日賑起，可豫先來通知。」公差大駭說：「這是百姓有幸了！」月君見其衣衫襤褸，賞銀五兩。叩謝而去，回見縣主。備述一遍。

周尹大喜。初意不過想他多開手些，誰知道竟做周有大齋起來。於是止帶一皂、一書、一門役，親查城內外關廂並四鄉村落災黎戶口，登記印冊，隨發式刊一照票，內開：

正堂周為給票事：照得某都某裡某家，大小共若干名口，真係乏食災民，當堂驗給印票。前赴唐宅，呈票驗明，發賑銀幾兩、幾錢。領銀之後，仍齎票赴縣對冊銷號，以杜假冒這弊。此照。

票內年、月、日上，用正印一顆，號數上與底冊合用鈐印。又發告示，各處張貼，內開：

山東濟南府蒲台縣正堂周，為通諭賑荒事：照得今秋始而亢旱，禾稼已槁於前；繼以冰雹，顆粒遂絕於後。本縣徒有救民之心，苦乏點金之術。茲有唐宅林夫人，憫瘵瘠之餘黎，哀溝壑之將殉，誓竭一家之力，普濟合邑之災。真現菩薩之身，參聖賢之座者也！定於本月十一日為始，至二十日止，爾民赴縣領票，執票領銀；毋或自誤。後計開：某某日，賑某某都、某某里。

周尹佈置已畢，打轎自赴唐宅。令人傳稟，並送票式看閱，月君見票尾上有「領銀之後，赴縣對票銷號」數字，隨命柳煙傳說道：「夫人說，對票銷號，災民所難。令其納票領銀俟賑完之日，夫人差人匯繳。」周尹一驚道：「我所不及也敢不敬遵？」遂起身回縣。

月君令在大門對面空地上，搭一座月台。上用青布做個平頂，四圍尺許遮簷，下皆用青布紮成闌干。十一日清晨，月君登台正坐，翠雲等四婢侍立。銀兩櫃，一櫃是每兩一封，一櫃是五錢一封，各三千封，抬放大門內。妙姑、老梅婢各掌一櫃。門首設了木柵欄，止用家人二名，在柵外逐戶接票，小三兒、小巧兒在柵內主傳票遞銀。柳煙兒主收票登簿。分撥甫畢，早見災民扶老挈幼，捱肩擦背而來。真個是鵠面鵠衣，將為餓草之輩。望著台上林夫人，都合掌念「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」。周尹又恐災民喧擾，自到唐宅相近地方，差役四下巡飭。無奈要看台中人的，比災民更多，用力排擠上來，把持票領銀的災民擁塞住了。可憐老叟婦女，跌倒在地，被蹣叫號的不計其數。縣尹著人吆喝，總不愜彩。月君見這個情景，即敕神將；令縣城隍撥鬼卒三千，將看的人左腳倒拖回去。霎時間，人叢中紛紛滾滾，勢如山倒：有仰面跌翻的，有刺斜擲去的，也有橫撲著的，也有磕向前的，又有捱著人家門戶掙挫的。饑民始得前進，一個個納上票來，家人朗傳道：「娘娘吩咐饑民知悉：銀子總是加一稱重在內，凡小口加三錢的，都是五錢。」饑民歡聲雷動，竟如嵩呼一般。直到將夕，方得發完。

周尹還在一廟前坐著，只見幾個衙役都說：「奇事、奇事！」周尹喚問時，稟道：「那些看賑的人，差不多有二、三千，橫七豎八的，都閃跌在地，再也扒不起，只在那裡掙命。饑民來來去去，又沒有一個跌的。」周尹遂步行一看，見都是游花子弟，心中早已明白。因大聲喝道：「賑濟是大陰德事，你們這班惡少奴才要窺探人家宅眷，自然鬼神不容，所以冥冥中誅罰。快些向台上叩頭悔過，庶可行動。」這是周尹恐這些人將來傳說妖言，所以借神道設教。眾人見縣主吩咐，隨有一大半都向台磕了頭。但跪的總得起來了，還覺腿腳麻木，尚呆呆的走不得。周尹又喝那不肯磕頭的道：「你們這班狗才，想是要死，還不叩求麼方一齊磕下頭去，立得起來。有幾人在喉間吐罵，忽大聲苦叫道：「不敢了，饒我性命罷！」周尹暗暗稱奇。從此沒一人敢來再看，連正經走路的都繞道遠去了。旬日之間，賑放已畢，計發銀五萬九千有奇。遂把領銀票子繳還縣裡。周尹連賑冊具詳各上司，請加題獎，以勵好善。布政司批府給匾，府又批縣令制匾，登銜懸旌。周尹拍案大詫道：「就是朝廷賑濟，也不過動的常平倉穀，原是以民所積的賑之於民，比不得上占發國家倉庫救災的。唐家也不是大財主，又是個孤孀，如此憫念群黎，真是聖賢心腸，不值得旌獎一語？轉輒批下，叫我給匾！這位夫人是要我給匾，捨此數萬金賑濟麼？咳，我曉得前此三次報災，都駁了回來，今若具題請獎，朝廷必謂地方諱災不報，又不捐俸賑給，這個罪有些當不起了。咳，虧你們做官的良心上過得去！賺盡了百姓的錢，刮盡了地土的皮，而今百姓饑荒，坐看餓死而不救。不意興王之世，尚有此等貪賊官吏，真可痛心髮指！」默坐半晌，又道：「既批下來，若不送匾，上司必以我為侮慢，百姓亦以我為忽略；若冒昧送去，則林夫人必以貪官給匾為辱。」遂發名柬，稟請林夫人示教。月君喚來役，訊明緣由，說：「賑荒銀兩，原是先相公遺下的。本宅現在修建玄女道院，即日落成，內供先相公神主，既有匾額，不妨懸掛於神主之前。」

差役回覆周尹甫畢，忽本府公差傳鼓請見，道有公事。周尹喚入後堂，府差袖中取出本府名帖，稟道：「請大爺即刻赴刺」訊問來差，又說不知何事，只得星夜赴府。到之日，時已昏黃，太守立刻請人後堂小酌。閒敘片時，滿臉堆笑，向周尹道：「本府今將告個終養。有件小事，借重鼎言，是無傷大體的。」周尹打一恭道：「屬吏敢不惟命！」太守道：「家慈年將八旬，本府既鮮兄弟，又乏伉儷奉侍慈闈，殊覺孤零。聞得貴屬林孀婦頗稱賢淑，本府意在予告之後，聘為繼室，這就算不得娶部民為妻妾了。煩貴縣親執斧柯，以生光輝。」周尹是口訥的，又惹著惱，急得說不出話來。半晌答道：「老大人不算娶部民為妻妾，知縣卻是為部民做媒妁了，恐於官常有玷，難以遵行。」太守見他答話甚遲，已是不悅，又講什麼「官常有礙」，明是諷他，遂欲發作一番。恐除了周尹，無人可以做得，只得含忍著說：「貴縣看得事難了。彼之前夫，不過虛花公子。今本府現在衣紫腰金，就是為妾，恐亦樂從，何況是正！貴縣把「官常」兩字來推辭，難道本府就不知道官常？執經而論，朝廷也不該娶臣民之女為后妃，並選秀女人宮了！古語云：『律設大法，禮順人情。』事可從權，聖人不廢。貴縣三思之。不是本府央及過賊，以致污累於你。」周尹滿胸懷忿，正色答道：「以卑縣看來，此婦素秉貞烈，即使蘇、張說之，未必再醮。事不能成，恐致播揚開去，反多不美。」太守知其決不肯說，乃作色厲聲道：「只此便見爾之峻拒！自古至今，豈有守節嫠婦坐在露台，任人看玩談笑之理？三十六州縣生殺予奪，由得本府。看我娶得娶不得，看他能強不能強！此事為貴縣所激，我這個羅喉星，倒要胡做起來了！」周尹一想，他的意思要著人搶劫了，料林夫人定有主裁，我且權應承他。打一恭道：「不是知縣敢於作難，恐效力不週，有辱憲委。」太守道：「允不允在他，說不說在你。姑俟回音，我自處置。」周尹唯唯而退。

回到蒲台署中，氣狠狠的說：「這樣貪淫郡守，上天何不殛之，留他荼毒生民！」連晚膳也不吃，竟自睡了。夫人包氏，是個女中有智慧的，便問：「相公何因著惱？我們清廉知縣，那怕他貪污知府！」周尹道：「誰怕他？只是有件極可笑的事，不由人不惱。」就把要娶林夫人之話，備說一遍。包夫人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妾身自有妙用，管令兩家俱不生氣，相公更不必介懷。」周尹道：「夫人裁度，向來勝似下官，請試言之。」夫人道：「賑濟大事，相公若用名柬往謝，似乎虛套，待妾身親往，以見敬他的

意。那時相機而言。若是允的，由知府另尋執柯，相公不居其德；若不允，索他一首守志的詩為證，相公亦不任咎。妾頗有力，一見便知分曉。相公以為何如？」周尹道：「甚妙！」

夫人次早梳妝已畢，帶兩個小丫鬟，著一個快役前導，竟至唐宅。門首傳進，月君迎出，包夫人已步行至中門。真個是清吏之妻！怎見得呢：

梳妝雅淡，不尚鉛華；衣服鮮明，全然布素。體態矜莊，抹殺閨中豔冶；言詞敏給，奪將林下聲名。問年幾希半老，封誥將次安人。

月君迎至中堂，鋪下素氈。交拜已畢，包夫人道：「妾身久仰大家，當在弟子之列。今以家相公委妾面謝，得遂素懷。望乞示我周行，服之無斃。」月君答道：「妾不以女身自居，每脫範圍，自慮為道學所擯。夫人何辱譽至此？」包夫人道：「妾正以夫人超越尋常，故爾心折。若內則閨儀，乃以拘束中、下人材，豈為我輩而設？古所稱娘子軍、夫人陣，名標青簡，又焉得以婦女視之！」月君道：「古來聖賢垂訓，以女子不出閨門為婦德者，為其見不得男子故也。若木蘭女從征十二年，歸家之日，仍然處子。則是女德之貞淫，秉乎天性，有非外境所能搖奪。從來淫亂之女，何曾不由中ZZ耶？宮禁嚴密，傅姆保護，尚且不能檢制，而況卑垣淺瀆，欲以禁錮其淫心，不亦疏乎！」包夫人道：「以妾觀之，夫人行誼是女子中聖賢，作略是男子中豪傑。乃有一種鼠子，尚萌覬覦之心，良可笑也！」

月君知說話有因，即命擺上酒來，請出鮑、曼二師。包夫人一見，知是異人，必欲尊以師禮。月君道：「賓主之分，古今之通義，何況貴客耶？」包夫人再三謙讓，只得僭了。又請妙姑出來相見畢。包夫人不得已，居於首座。諸婢執壺斟酒。所設果肴，皆非蒲台所有之物，甚覺可口。包夫人又是美量，說得投機，開懷暢飲。月君令柳煙相陪夫人侍婢，到廂房飲酒。包夫人抬頭，吩咐婢子少飲，見一粗黑婢，昂然立於面前。包夫人笑說道：「此位當是孟光！」老婢道：「孟光、孟光，不嫁梁伯鸞！」包夫人吃驚一驚道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！夫人日女鄭玄了。」又向老婢說：「我說你德是孟光，不是說醜似孟光，幸勿介意。」老婢又道：「醜便醜，桂做得個仙家狗！」月君大笑，向包夫人道：「這老婢立志不嫁，今已三十歲。往日先母曾教他識字，到妾讀書時，他至在旁傾聽，古今典故，略知道些。今日務要在夫人前出個醜。」老婢又道：「不出醜，如何勸得夫人酒？」包夫人斟一杯，親自遞與老婢道：「我倒要敬你一杯。」老婢接來，一飲而盡。將兩大杯送在夫人面前，跪著道：「夫人宜飲雙杯。」包夫人知道他不嫁人的，故以雙杯相戲，也飲乾了。說：「我成全你的高志，不敬第二杯了。」

月君乃起身，親斟一玉罈，送與夫人道：「適才『鼠子』一語，願夫人見示。」包夫人飲畢，說道：「本府太守井底蛙耳，何足為道！前日請我相公到府，說出多少癩蝦蟆的話，妾夫就當面挺撞了幾句，忿忿而回。他竟想用威勢強劫，妾夫因此要拚著個知縣，與他對壘。竊恐解組在即，所以令妾謁見夫人。一者謝賑濟，二者通個信，好預為防備。妾夫素性剛直，不要說夫人是個聖女，就是為著匹婦，也肯丟了這官，完人名節的。」月君微笑道：「不須懸父台著惱，只三日內，自有回覆本府的道理。倘或差池，總是妾身承當，斷不至於累及。」包夫人道：「這倒不是妾夫的意。正為他貪惡害民，要借此事，與他弄個大家做不成官，以救三十六州縣哩。」月君道：「不值得！且靜聽靜聽。」包夫人大喜。天已晚了，謝過月君及二師，自回縣署不題。

且說濟南府知府姓羅，名景，因他貪婪酷暴，起個美名，叫做「羅喉星」。做了八年太守，詐了三十六州縣百姓三十多萬金銀，已經遠回大半。伊父尚在，其母先喪。其妻亦已亡故，娶個繼室，淫妒兇悍，與二妾爭風。數月前，與羅景大鬧一場，竟領了二妾回家去了，教他消受鰥夫滋味。因此上想要娶的唐月君，一者慕色，二者貪財。即以萬金為聘，少不得仍歸於己，又煩個父母官作伐，不怕子民不依允的。所以在周尹面前，造這一片可欺君子的話來哄他。若執拗不肯，羅景有個毒計，就要打發幾個有本事的家丁，妝做強盜，連人帶財，劫人署內。只待周尹回覆後，就要舉動。正值建文二年九月十五日，羅太守排衙公座，堂上堂下，兩行肅清。怎見得太守威嚴？有詞為證：

頭帶烏紗帽，腳穿粉底皂；袍是雲雁飛，帶是花金造。鬚長略似鬍，面白微加凹；斜插兩眉粗，突兀雙睛暴。有錢便生歡，無錢便發躁。衙役齊呼太老爺，百姓暗罵真強盜。

羅景發放公事已畢，正欲退堂，頓有一陣香風，吹人暖閣。並空中大喝：「羅景，快接太陰聖后御駕！」羅景抬頭一看：戒石碑亭上，駐著三朵彩雲，彩雲內簇著三座蓮台，居中坐著賽似觀音，東首一尼僧，西首一道姑，四員金甲神人，列在兩邊。眾衙役早都跪下。羅景嚇得心頭突的跳，只得俯伏道：「不知仙駕降臨，有何開諭下官？」神人喝道：「聖后娘娘就是蒲台縣唐。你這個貪污知府，也萌歹心，罪該萬死！」羅景著急，要躲時，兩個膝磕子似連根的跪在地下，莫想動得分毫。衙役都呆了，只是叩頭。曼尼道：「快闔了這斯！」羅景忽地自己剝去衣服，鮮血從褲內浸漬出來，倒在堂簷下了。時衙內都已經知道，三、四十家丁各持刀槍弓箭，殺將出來。

忽然有一道青氣，飛向公堂，約長數丈，盤旋亂舞。繞槍槍斷，繞刀刀折，角弓羽箭，一齊粉碎。眾人都像釘住腳的，半步也挪不得。又聞大聲叫：「眾衙役，爾等聽著：羅景刻剝萬民，罪惡重大。本應碎屍萬段，因聖后不開殺戒姑留一命。」月君諭道：「羅景所蓄金銀四箱，悉係濟南百姓膏血，神將等可速運至上清觀，散給貧黎。」早見蓮台三座冉冉飛去。至玉皇殿前簷，空中參禮畢，皆西向而坐。那些百姓初時已填塞府前，就是不給金銀，個個要看看活菩薩如今見府署內四個箱子，從空搬去，說要散給百姓的，越來得多了，人人都要向前。也有掉了帽的，也有脫了鞋的，碼頭磕腦，連命也不顧。只覺得地方窄狹，無處可容。曼尼見人眾已集，在袖中抓出把米，望空中一撒，都變做神兵。打開一箱，皆是小銀鏤兒，神兵各抓一枚，只揀窮百姓給他，凡得銀者，即令退後，讓未得者向前。

正在喧鬧，合郡的文武官員雖然心中畏懼，不得不都向上清觀來。但見沿途百姓歡呼稱頌，說是上天降的佛母，為我百姓除了個強盜，拜的、跪的不計其數。恐怕激變，也不敢禁飭。有一千總稟都司道：「適才府裡家丁，用槍槍折，用刀刀裂，不知是何法術。莫若速到城樓，裝上紅衣火炮，並令數百鳥槍手截其歸路，近城則放槍，如或逃去則放炮。」都司道：「甚妙！」遂通知與藩、臬二司，都去安排等候。又殺取豬、羊、犬血並尿、糞穢物待用。

時月君發完一箱銀兩，窮民皆夠。已遣神將將三箱運向蒲台，遂與二師向金殿稽首，仍駕彩雲而回。見城上排列鳥槍炮位，曼師弄陣旋風，刮喇喇發屋拔樹，瓦舞沙發，如猛雨般打去。眾軍士莫不頭頂臉破，眼淚進流。手中鳥槍從空掣去，不遺一桿，十座大炮盡拋向城外。眾文武官員在敵樓藏著，見了這樣神通，都面面廝覷，則聲不得。忽軍廳到來，是奉差到府內追繳印信的，報說：「知府未死，止割去陽物，鬚眉脫落，明日就出告病文書了。但不知是何神怪，有此異術。府裡家丁人等，直到如今方能移步，都說兩足竟似生牢在地上的。羅知府亦是方才抬得動，所以卑廳來遲。」藩司以事出大變，與各官商酌上聞。臬司道：「此事是知府自取，目今失的是他的私財，不是公帑。一經上聞，則是不察貪官，不拿妖賊，文武均乾處分。莫若通禁邪教，飭查地方妖賊，並取各州、縣印結存案，則責在於彼矣。」各官齊聲稱善。隨令軍廳往攝府印。那羅景出了病文，羞見同僚，黑夜起程自去。正是：

只道美人容易得，誰知陽物忽然亡。

濟南府這番奇事，就有小報打到各州縣。周尹見了大驚，又復大喜，急入署內說與夫人。夫人大笑道：「這個處法甚幻。前日我親與三位活神仙飲酒，也是難得的。看來他們敬重的為相公居官清正哩。」周尹就傳工房，匾上止用本縣名銜，即刻送去。時月君正在道院，安設玄女娘娘聖位。已命春蕊、紅香、翠雲、秋濤皆做了女道士，各給銀三百兩，奉侍香火。忽報周尹自來掛匾，月君堅辭，到門而返。即令懸在林公子神主之前，是「仁民遺愛」四字。當夜，月君就打坐在玄女位下，神遊青、齊各處，要尋個創業興基的所在。來到個地方，有分教：瑤台侍女重相會，濟水英雄再定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